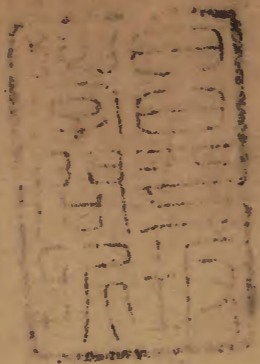


唐書合鈔百八十三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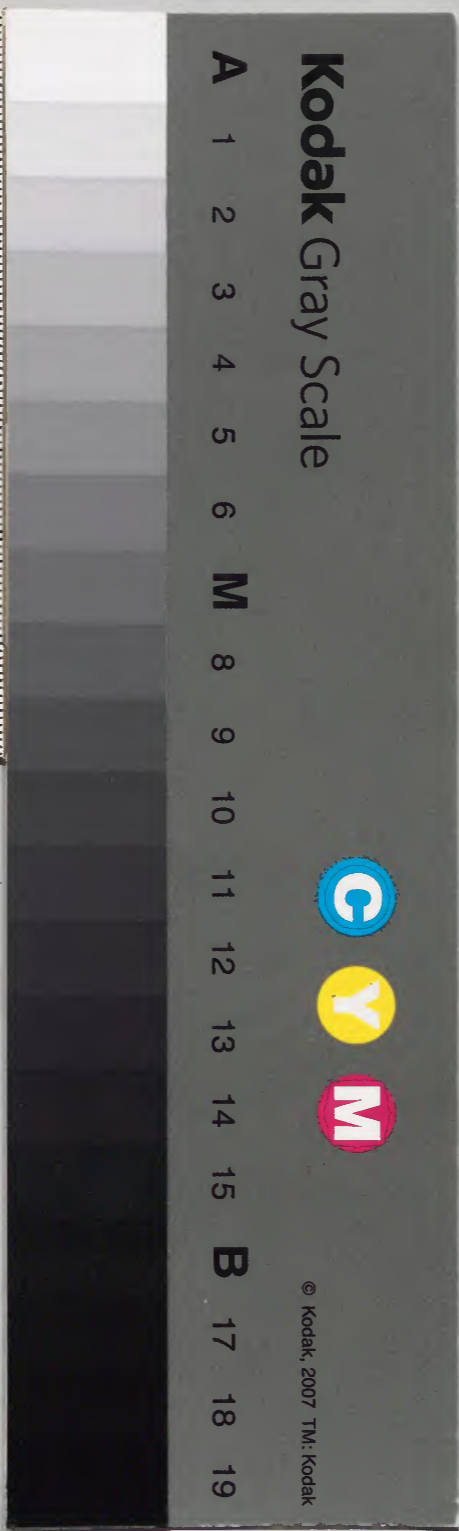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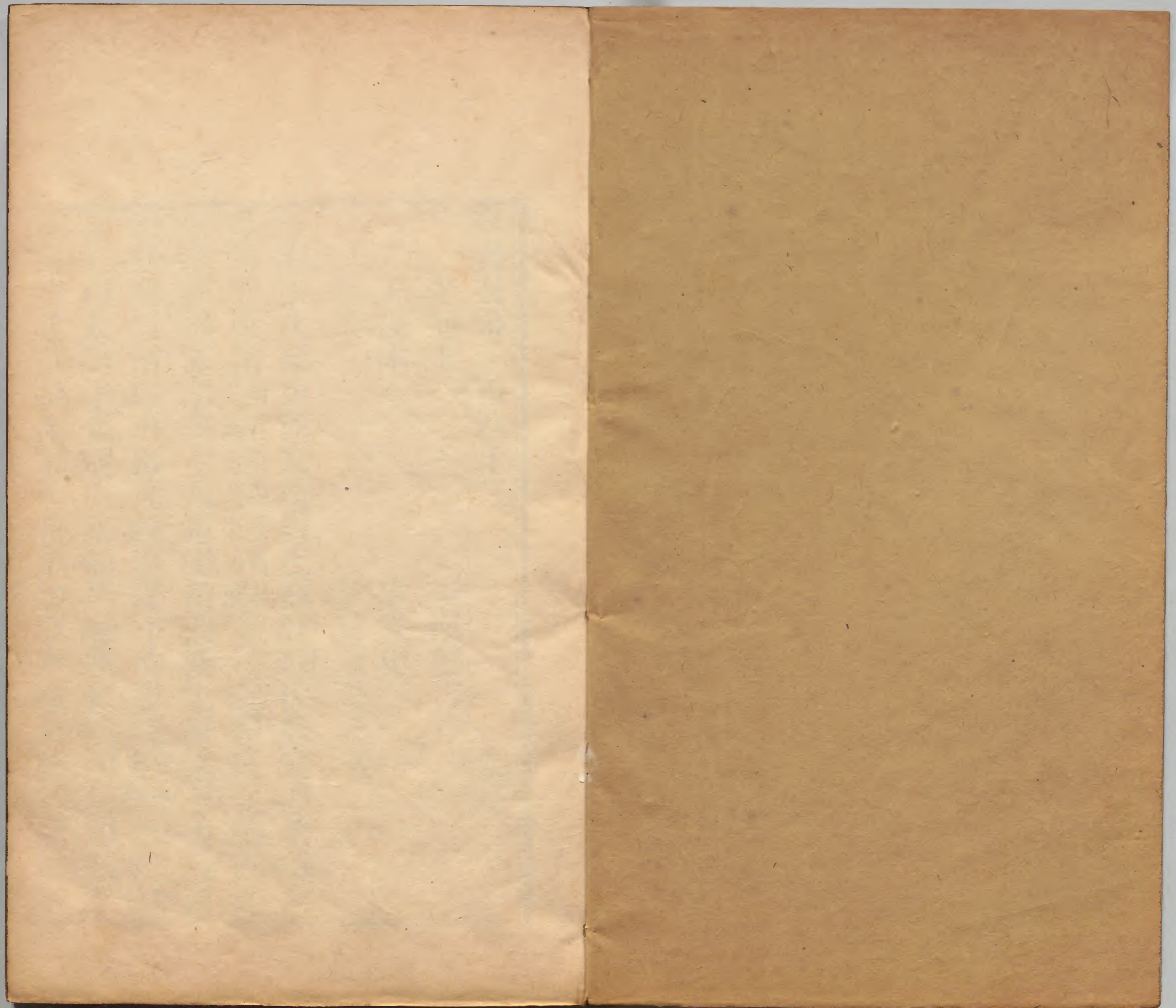
		九〇	漢書門
〇	七	九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內		
三九	九〇	漢
函	八	書
三	九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19
冊數	80 (50)
函號	290 108

四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列傳十三

李抱玉

李抱真

子緘

王虔休

盧從史

李芄

李澄

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興貴曾孫代居河西善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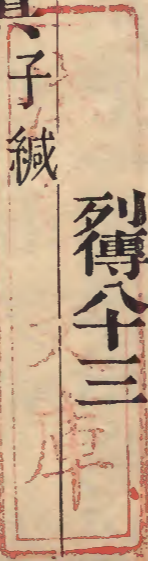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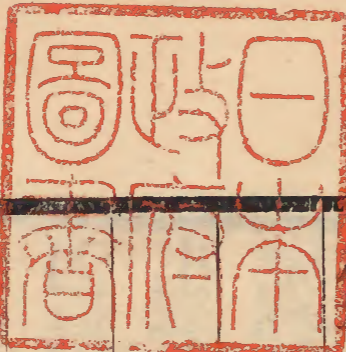
馬為時所稱始名重瑋天寶末元宗以其戰河西有功救改今名羣從兄弟或徙

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抱玉少長西

州好騎射常從軍幕沈毅有謀小心忠謹安祿山反守南陽斬賊使

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為偏裨屢建勲績由是知名二

年自特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遷鴻臚卿員外置



同正員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
陳頴毫四州節度使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
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
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
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黃玉等先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
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眾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
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給急攻之抱玉
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眾摯軍退光弼自將於中渾
城擊捨南城攻中渾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
出戰大敗之固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

封欒城縣公

代宗卽位擢為澤潞節度使潞州

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

統相衛儀邢十一州

兵遷兵部尚書

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

王抱玉

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同姓去
至德二載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
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
師乘輿幸陝諸軍潰卒及村閭亡命相聚為盜京城南
面子午等五谷羣盜頗害居人朝廷遣太子賓客薛景仙領
兵為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
討之抱玉探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

使輕銳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
遽為銳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黨

不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

抱玉遣牙將李崇客以精騎四百自桃林號川襲之賊帥

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

以功遷司空餘並如故時吐蕃

每歲犯境上以岐陽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

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

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

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上嘉

其謙讓許之

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

故還為兵部尚書大厯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

元帥兼節度使屯蓋厓抱玉兼三節度使副元帥位望

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綿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

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

隴帝多其

讓許之

抱玉凡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功而禁

暴安人頗為當時所稱大厯十二年卒

年七十四上甚悼之

輟朝三日贈太保

諡曰昭武

李抱真

字大元抱玉從父弟也抱玉為澤潞節度使甚器

抱真任以軍事累授汾州別駕當是時僕固懷恩反於

汾州抱真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迴紇所

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真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

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為朝恩所殺

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為朝恩所殺

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子瑒
爲其下所殺懷恩奔遁多如抱真策因是遷殿中少監
居頃之爲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真因中謝言曰臣雖
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上
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居二年轉懷州
刺史復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真仍領
留後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
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
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
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

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
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前旣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
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
諸軍無幾復代李承昭爲昭義軍及磁邢節度觀察留
後加散騎常侍德宗卽位拜檢校工部尙書兼潞州長
史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磁邢觀察使建中三年
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益急詔河東節
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真與燧敗悅兵於雙岡斬
悅將楊朝光又擊破悅於臨洺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
以功加檢校兵部尙書復與燧大破悅於洹水悅以數

百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
檢校右僕射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
眞與燧等退次魏縣上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
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芑各引兵歸鎮朱泚
旣汙宮闕時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上幸
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眞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
山東三州外抗羣賊內輯軍士羣賊深憚之興元初遷
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由倪國公進
義陽郡王時朱滔悉幽薊軍
借兵迴紇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羣賊附
於希烈希烈僭偽有臣屬羣賊意羣心稍離上自奉天

下罪己之詔悉赦羣賊抱眞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
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尙相疑抱眞乃以
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眞遣軍司
馬盧元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僕死
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唯子奮勵士馬東向雪僕之
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眞曰朱泚希烈
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旣
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乃
者聖上奉天下罪己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
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

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遂與結爲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新書貞元初朝於京師居頃之還鎮抱真沈斷多智計嘗欲招致天下賢儁聞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採者漸退之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升僊遂署爲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日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

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初抱真久疾好禳祥或令厭勝爲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禳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讓司空復爲檢校左僕射貞元十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差抱真薨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不發營田副使盧會昌令抱真從甥元仲經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爲抱真令曰吾疾甚不能蒞職今令緘掌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使李說及諸將吏俛首皆曰

諾須臾緘盛服而出衆皆拜之緘乃悉府藏頒賞軍士
盧會昌仍詐爲抱真表請以職事付緘翼日又令諸將
連奏請緘領軍上已聞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
傳觀變且令以軍事屬於大將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緘
詐言抱真疾病請見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緘乃出見中
使左右皆陳兵甚嚴備中使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薨
歿令以事屬延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緘愕然出謂
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事諸公意如何將吏莫有對者
緘懼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
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

逃於外延貴捕得殺之旣歸罪仲經盧會昌得不坐緘
初謀亂遣裨將陳榮詐以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
求假財帛武俊大怒曰吾與汝府公善者冀恭王命非
同惡也今聞已亡孰詐令其子而不俟朝旨邪何敢告
我況有求也乃囚陳榮而遣使讓緘焉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籍鄉
里間以信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大麻中汝州刺史李深
用之爲將久之澤潞節度李抱真聞名厚以財帛招之
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
北其雙岡水寨營等陣虔休攻戰居多擢爲步軍都虞

侯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戶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千戶

抱真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軍中擾亂虔休

正色言於眾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待朝命何

乃云云妄生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竟免潰亂朝廷

知而嘉之以邕王為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虔休潞州

左司馬依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虔休號令安

撫軍州大理初抱真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潞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

澤又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即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頊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即以頊為潞州別駕使守

亦奔魏二歲遷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

察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他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

俸稟遣就部人以妥安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左

僕射賻以布帛米粟諡曰敬子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虔休性恭勤儉

省節用管內州倉庾皆積糧儲可支軍人數歲又嘗撰

誕聖樂曲以進其表曰臣聞於師夫君子為能知樂是

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則理道備矣清明廣大終

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

磬云乎哉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

海縣歡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接

舜邁禹踰湯自周已後不能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

辰未有惟新之曲雖大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

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思祖
述每私歌竊抃忘寢與食久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
及樂章採微蹟奧窮理盡性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
曲大抵以宮爲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爲德如五運
之居中也凡二十五編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每
編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冀雲門咸池
永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合薦於宮懸不聞悃懣之聲長
作中和之樂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
播於薰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屏營之至
謹昧死陳獻以聞其所造譜謹同封進先時有太常樂

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
起此也

盧從史其先自元魏已來冠冕頗盛父虔少孤好學舉
進士歷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祕書監
從史少矜力習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用爲大
將德宗中歲每命節制必令採訪本軍爲其所歸者長
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義軍節度使
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而辨給矯妄從事孔戡等
以言直不從引去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
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

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
潛懷賊號又高其芻粟之價售於度支諷朝廷求宰相
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
突承瓘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從
史沓貪好得承瓘出寶帶竒玩以炫耀之時其愛悅而
遺焉從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謀因戒承
瓘伺其來博揖語幕下伏壯士突起持棒出帳後縛之
內車中馳以赴闕從者驚亂斬十數人餘號令乃定且
宣諭密詔追赴闕庭都將烏重肩素懷忠順乃嚴戒其
軍衆不敢動會夜使疾驅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

五年四月制曰邪以蓄衆自致覆車奸以事君所宜用
鉞故楚人告變韓信患釋於事先蜀土徵災鍾會禍生
於部下沉害深楚蜀功匪鍾韓構此厲階布於公議懷
私負德合寘於嚴科屈法伸恩尙從於寬典前昭義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盧從史擢自裨將居於大藩不
思報國之誠每設徇身之計比丁家禍曾無戚容行棄
人倫孝虧天性屬常山稱亂朝制未行固願興師苟求
復位刻期効用請以身先指日投誠誓云獨致示於懷
撫推以信誠非衆論以釋其苴麻決中心而授之鉄鉞
委以重任命之專征章奏所陳事無違者恩光是貸予

何愛焉而乃冒利蓄姦隳政敗度成師旣出保敵而交
通邪計以行臨戎而向背諸侯盡力而不應遺寇遊魂
而是託臣節旣喪恩豈念於生成台位干求禮頓虧於
忠敬肆其醜行熾以兇威至於逼脅軍中潛施賊號陵
汗麾下實玷皇風貨以藩身虐而用衆士庶怨而罔恤
將校勞而不圖稟於陶鈞行事至此視於天地負我何
多且辜覆載之仁寧追神鬼之責况頃年上請就食山
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覲生其心賴劉濟抗
忠正之辭使邪豎絕遲迴之計加以徧毀鄰境密疏事
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恥媿事至滿盈朕念以始

終務於含貸所期悔過豈謂逾兇而昭義軍忠節夙彰
義聲昭著發其衆怒叶以一心顧大惡而不容幸全軀
而自免宜從大戮以正彝章尙以曾列方隅嘗經任使
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魑魅之鄉以解人神之
憤可貶驩州司馬嗚呼奸由事驗自開棄絕之門禍實
已招豈漏恢疎之網凡百多士宜諒朕懷尋賜死子繼宗
等四人並貶嶺外

李芄字茂初趙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遷試大理評
事攝監察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爲京兆尹舉
爲長安尉李勉爲江西觀察使署奏祕書郎兼監察御

史爲判官永泰初轉兼殿中侍御史時宣饒二州人方
清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絕江路劫商旅以爲亂芑乃請
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李勉然其計以聞代
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焉芑
攝行州事無幾乃兼侍御史居無何魏少遊代勉爲使
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爲都團練副使頃之
攝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憂免喪永平節度使李勉
署奏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爲判官尋攝陳州刺史
歲中卽值李靈耀反於汴州勉署芑兼亳州防禦使練
達軍事兵備甚肅又開陳潁運路以通漕輓德宗嗣位

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遏使撫勞
備至資廩善者必先軍士間一年爲節度使路嗣恭之
副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
汜水等五縣隸焉時河南北連大兵詔益以神策汝陝
之師芑進收新鄉共城遂圍衛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
使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兵部尙書
累封開陽郡王實封一百戶進圍悅於魏州將符璘以
精騎五百夜降芑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上
居奉天斂軍還興元初檢校右僕射無何以疾固讓罷
歸芑將請告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厭兵革然

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鋌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取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江太守以澄贈工部尚書澄以武藝爲偏將累除試將作監隸於江淮都統李峒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隸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爲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

澄遂以城降希烈僞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翰間道齎表達於奉天上嘉之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祕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變希烈苦攻寧陵邀澄率其衆至石柱澄令縱火焚營而僞遁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不能窮詰焉無幾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已又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

王實封五百戶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衆歸國及十一月希烈既失澄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遽率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懼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翼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通款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芄遣其將雍顥新書名希攻鄭州顥所過縱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顥怒攻液清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顥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

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弔祭使所緣喪葬並勒官給澄實以八月癸未終克寧祕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視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陰遣殺之乃墨絰而出加卒於城門將爲不順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由是克寧不敢妄發然道路絕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賈耽代澄克寧護喪將歸乃悉索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從而剽奪及明殆盡澄柩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

千貫粟麥二千碩澄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
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所哂

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為東
都留守惡大將合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
下畋於北郊亞意其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
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
罪亞將逞其宿怨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為盜之
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
決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
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

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
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
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
運寃狀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真
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遷給事中時美官闕必指元素
遷尚書右丞數月鄭滑節度使盧羣卒遂命元素兼御
史大夫鎮鄭滑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在鎮稱理元和初
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闕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
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
之寢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疎也見屬官必

先拜脂韋在列大夫人情李錡爲亂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數月受代人拜國子祭酒尋遷太常卿轉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歿沈悲邁疾上疏懇辭職從之數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之孫性柔弱元素爲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甚薄之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云妻王氏禮義殊乖願與離絕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聞不曾

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脅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單薄不唯王氏受辱實亦朝情悉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新書五百萬元和五年卒贈陝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農隙教路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爲藥所誤王虔休不黨僭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多懷姦自貽伊戚芘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爲御史時執德不回居大

夫日其心甚短因緣七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贊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姦謀芘將祿讓澄迷却行素貪一嚮吾誰與欺豈如忠諫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列傳八十四

李晟

子愿 愬 聽 憲 基 王 佖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鬪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宕州連狂羌於罕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鳳翔節度

使孫志直署晟總遊兵擊破党項羌高玉等以功授特
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厯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
爲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
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
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
容谷種新書作鍾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
同三司無幾兼左新書右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
都知兵馬使并總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
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
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

留居宿衛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卽位吐蕃寇劍南時節
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
太子賓客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
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
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洛邢州詔以晟爲神策先
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
真合兵救臨洛尋加兼御史中丞河陽昭義軍攻楊朝
光於臨洛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
岡悅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洛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洛
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

月復與諸軍擊敗悅於洹水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時朱滔王武俊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爲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真壘與之交歡如初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圖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

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兵合北畧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田悅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軍稍却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於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賊不敢逼晟疾間復將進師會京城變起德宗在奉天詔晟赴難晟承詔泣下卽日欲赴關輔義武軍聞於朱滔

王武俊倚晟爲輕重不欲晟去數謀沮止晟軍晟謂將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爲質選良馬以啗其意乃留子憑以爲婚義武軍有大將爲孝忠委信者謁晟晟乃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爲別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二百戶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時劉德信將子弟軍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

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軍乃數其罪斬之晟以數騎馳入德信軍撫勞其衆無敢動者旣併德信軍軍益振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於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合懷光軍晟奉詔引兵至陳濤斜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邪不如蓄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

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晟因人說懷光曰寇賊竊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廟畧屬在明公公宜觀兵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爲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忌之晟兵軍於朔方軍北每晟與懷光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獲與之晟軍不敢受久之懷光將謀沮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寇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

今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爲言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懷光計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已軍以撓破之德宗憂之欲以諸軍同神策則財賦不給無可奈何乃遣翰林學士陸贄往懷光軍宣諭仍令懷光與晟參議所宜以聞贄晟俱會於懷光軍懷光言曰軍士稟賜不均何以令戰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弛張號令皆得專之晟當將一軍唯公所指以効死命至於增損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無以難晟又不欲侵刻神策軍發於自己乃止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期懷光託以卒疲請更

休息以伺其便然陰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爲所併乃密疏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鈺爲洋州刺史唐良臣爲利州刺史晟子壻張彧爲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總六師移幸咸陽以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益急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並與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軍晟乃宣令云奉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劫建

徽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爲懷光所害是日車駕幸梁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少宏自行在傳口詔授晟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強寇恐爲二賊之所併乃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內爲之備時芻粟未集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芻糧皆足晟乃大陳三

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
予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况當此時不能誅滅
兇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
與公等戮力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
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歔歔流涕是
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爲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
虎視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
以孤軍而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
英豪歸向戴休顏率奉天之衆韓遊瓌治邠寧之師駱
元光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尙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盤

皆稟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顏遊瓌從晟益懼晟
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鑿以掩前過懷光
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爲晟
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
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將惡懷
光之不臣旣至富平結陣於軍中外向大呼而去懷光
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乃陳兵受涉等降卒乃
奏授涉檢校工部尙書威勇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
南旣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
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

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間道
懷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
度使益實封三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
討使晟承詔流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
漢繫億兆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卽
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詔加晟京畿渭北
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錄李敬仲自京城
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彧爲
副使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李敬仲爲節度判官俾同主
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節度授

之戴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從之渭橋
舊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晟又奏曰近
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斂儻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耕
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納之晟乃於畿甸
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
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
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
王無忌之婿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聞晟曰
爾敢與賊爲間遠命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
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

將吏數輩自賊中逃來言泚衆攜離可滅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僞中丞崔宣成使謀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誠之曰爾報崔宣善爲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晟引軍抵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集將佐圖兵所向諸將曰先拔外城既有市里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若賊設伏格鬪百姓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移書渾瑊駱元光尙可孤剋期進軍於

城下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吳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僵屍蔽地餘衆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翼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旣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邪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

集諸將駱元光尙可孤兵馬使吳銑王佖都虞候邢君
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
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
乃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牆神慶
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樹木柵
之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
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佖騎軍繼進賊卽奔潰獲
賊將段誠諫大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張庭芝
李希倩猶力捍官軍晟令決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
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

十餘合乘勝驅蹙至於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
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
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尙有衆
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兇黨相率來降
是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
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上憑睿算下賴士心幸得
殲厥兇渠肅清宮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
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與公等各
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
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攝長安令陳元衆

攝萬年令韋上伋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尙
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
人司馬佃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忤視士庶無
不感悅咸歔歔流涕遠坊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二十
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尙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
敬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狗
於市六月四日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
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兇
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
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已來未

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不爲朕也百官拜
賀而退是日晟斬僞相李忠臣張光晟蔣鎮喬琳洪經
綸崔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於賊者程鎮之劉迺蔣沆
趙曄薛岌等晟初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
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
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元遠吾安知天道邪至是謂
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
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守歲則我
軍不戰而自潰參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司徒
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戶晟綜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吳誥

將兵三千至寶雞清道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許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兵扈從晟與駱元光尙可孤以其兵奉迎時元從禁軍及山南隴州鳳翔之衆步騎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傾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於三橋上駐馬勞之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宮闕咸肅抃舞感涕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致鑿輿再遷及師於城隅累月方殄賊寇皆臣庸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伏於路左上爲之掩涕命給事中齊映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日御殿大赦贈晟父欽太子

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及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以爲榮觀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晟以涇州倚邊屢害戎帥數爲亂階乃上書請理不用命者兼備耕以積粟攘却西蕃上皆從之詔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實封千五百戶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鑑立小將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

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

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理殺張鎰之罪斬王斌等十餘

人時宦者尹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

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

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

必以晉絳慈隲還之渾城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

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

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強示弱以招窺覷

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勳行賞追還謙廩

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

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

五百芻藁且罄人餓死牆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

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疾為後憂臣請選精兵五

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

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帥馮河清立別將田希鑿方屬播遷不遑討伐以涇帥

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

西戎易為反覆希鑿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為後

患從之晟至鳳翔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鑿迎謁於坐執

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

曰涇州亂逆泉藪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

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新書朱泚傳晟惡田

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鑿請救晟遣史萬

頃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鑿來謁其妻李父事晟

展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鑿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

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鑿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

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

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鑿坐晟下未知

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

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鑿不能

唐書卷一百李晟

三

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對晟常曰河隴之陷也
縊之幕中以李觀代爲節度使豈吐蕃力能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攜貳人不得耕
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
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
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
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羨息曩蕃相尙結贊頗
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
瑊耳不去三人必爲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
和旣和卽請盟復因盟以虜城因以賣燧貞元二年九
月吐蕃用尙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

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是間
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汧
陽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
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
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節度果
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
而獲免十月晟出師遣野詩良輔等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
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
朝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
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厭兵疑將帥生事邀功

會滉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間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欲用劉元佐李抱真委以西北邊事俾立功以壓晟德宗竟納延賞之言罷晟兵柄三年三月

冊拜晟爲太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

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尙書省賜良

馬錦綵

千計其年閏五月渾瑊與尙結贊同盟於平涼果爲

蕃兵所劫瑊單馬僅免將吏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爲司徒盡中尙結贊之謀晟旣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爲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

兔三穴盍自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瓊以聞四年三月詔爲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給牲牢祭器牀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勲力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之盪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之臣左右經綸叅翼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於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旣清日月旣貞王業旣成太階旣平乃圖厥容列於斯閣懋昭績効式表儀形一以不忘於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裔君

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已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爲代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範等著其輔戴之績在元宗則劉幽求等申其翼奉之勲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禳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旌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敘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於壁焉庶播嘉庸式昭於下俾後

來者尙揖清顏知元勲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

賜晟晟刻石於門左

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

初晟在鳳翔謂

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者邪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慚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沈默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勞某能其事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爲

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
元澄爲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
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
皆爲成就宦學人皆義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
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歲崔氏
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
醴中饋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
與馬燧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
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
貞元九年八月薨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
令百官就第臨弔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

賙賻加等比大斂上手書致意送柩前曰皇帝遣宮闈
令第五守進致旨於故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
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
降靈宏濟患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
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匡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
克諧中外訐謨帝道叶贊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迨情
所親重義無間然方期與國同休永爲邦翰比嬰疾恙
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
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
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樑巨川未濟遂亡舟

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肩
嗣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
忘平生縱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
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
零是用躬述數行貴寫所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詞
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冊贈太師諡曰忠武及葬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於柩車百官拜哭於道晟薨後城鹽池上賜宰臣新鹽
側然思晟乃令致鹽於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
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眷遇終始
無與晟比元和四年詔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

之名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
與國無窮時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
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間
代英賢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算抱經武之長材貫以
至誠協於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
殲宮廟斯復眷茲勲伐則既褒崇永言天步之夷載懷
邦傑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睦以宗親將
予厚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晟配饗德宗廟庭僖宗幸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為興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之晟十五子侗佃偕無祿早
世次愿聰總慈憑恕憲愨聽慧愨聰總官甲而卒而

愿愬聽最知名

愿幼謙謹寡過晟立大勲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
即日召愿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勲
至上柱國賜門戟即令賜愿乃與父並列棨戟於門九
年丁父憂十二年服闋德宗召見愿等於延英憫然久
之曰朕在宮中常念卿等追懷勲德何日忘之又聞卿
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絹三千匹愿依前
授太子賓客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尋轉左衛大將軍
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綬銀宥
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

狀告愿愿以狀榜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馬繫
之榜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
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
良馬境內嚴肅多如此類轉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
到鎮以青郵不恭奉命討伐屠城下邑捷奏屢聞無何
有疾以其弟愬代爲徐帥入爲刑部尚書疾愈檢校尚
書左僕射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然自是頗怠於爲
理無復素志聲色之外全不介懷長慶二年二月檢校
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張宏靖爲汴帥
以厚賞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門內

數百口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不及宏靖時而以威刑馭下又令妻弟竇綏將親兵綏亦驕傲贖貨以是羣情聚怨是歲七月四日夜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鄰等三人宿直突入竇綏帳中斬綏首以徇愿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縋而下由水竇而出比曉行十數里遇野人驅驢奪而乘之得至鄭州愿妻竇氏死於亂兵之手子三人匿而獲免僕妾爲軍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將李芥爲留後以邀旄鉞月餘方誅之愿坐貶隋州刺史朝廷念晟之勲終不加罪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四年六月復檢校司空

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河中之政亦如岐梁加以愿結託權倖厚行賂遺賦入隨盡軍府蕭然賴遽疾終不爾蒲人必有更變寶厯元年六月卒贈司徒

愬字元直

以父蔭起家授太常寺協律郎遷衛尉少卿愬

早喪所出保養於晉國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總號哭不忍晟感之因許服褻旣練丁父憂愬與仲弟憲廬於墓側德宗不許詔令歸第居一宿徒跣復往上知不可奪遂許終制服闋授右庶子轉少府監左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理行殊異加金紫光祿大夫復爲庶子累遷至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愬有籌畧

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蔡州吳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命袁滋為帥滋亦無功愬抗表自陳願於軍前自効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隋唐鄧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為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給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眾信而樂之愬又散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痍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高袁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愬沈勇長

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

賊來降輒聽其便或

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眾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

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奏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

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緝器械陰計戎事

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

戰檣柵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披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

嘗獲賊將丁士

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為捉生將

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總眾數千不可遽破者用

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擒

光洽十二月吳秀琳以文成柵兵三千降愬乃徑徙之

新興柵遂以秀琳之眾攻吳房縣收其外城初將攻吳

房軍吏曰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賊以驍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牀令衆悉力赴戰射殺賊將孫忠憲乃退或勸愬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力初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爲衙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爲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膽畧守興橋柵常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今祐以衆獲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麥者佑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

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為突將愬自教習之愬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祐爲言簡翰日至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平此賊何爾一身見奪於衆口愬又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愬乃署爲散

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畧無猜間又改爲六院

兵馬使

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

始定襲蔡之謀矣

舊軍令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

厚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顏由是愬乘其無備十月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砦盡殺其戍卒令軍士少息繕羈勒甲冑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

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旃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逕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令進軍皆謂必不生還然已從愬之令無敢爲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

而登其門留擊析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
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
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
此遂驅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
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卹之使其
家人持書招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白衣泥首愬以客
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
下之乃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尙二萬餘人
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爲元濟執事帳
下廚廩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

裴度翼日度至愬具橐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
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
禮受愬迎謁衆皆聳觀明日愬軍還於文成柵十一月
詔以愬檢校尙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
襄鄧隋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
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一子五品正員憲宗有意
復隴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鳳翔隴右節度使
仍詔路由闕下愬未發屬李師道再叛詔田宏正義成
宣武等軍討之乃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代
其兄愿兄弟交換岐徐二鎮旬日間再踐父兄之任愬

至徐方理兵有方畧時蔡將董重質貶春州司戶愬上表請恕重質賜之堪於軍前驅使卽詔徵還賜武寧軍愬乃署爲牙將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俘斬萬計淄青平將有事燕趙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宏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魏總師七年一旦

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爲無人也若父兄弟念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慟哭又以玉帶寶劍貽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劍立大勲吾又以此劍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竭其死力方有制置會疾作不能治軍人違紀律功遂無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歸東都是年十月卒於洛陽時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賙賻加等贈太尉諡曰武始晟克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勲雖昆仲皆領兵符而功業不侔於愬近代無以比倫加以行

已有常儉不違禮弟兄席父勲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
唯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晚歲忽於取
士辟請不得其人與鄭注善至使吏緣為姦軍政不肅物論
稍減惜哉

新書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多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
之不為致敬聽令鞭之見血父晟奇之後隨吐突承璀
討王承宗為神策行營兵馬使時昭義盧從史持兩端
無心討賊承璀用聽計擒從史以獻轉左驍衛將軍出為

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御
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兼御
史中丞出為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
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聲遂振元和中討李師道聽
為楚州刺史統淮南之師郟人素易淮軍聽潛訓練出
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沐陽兵絕龍沮堰遂取海州降朐山戍
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
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節度使十
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內有
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決舊渠
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初聽為羽

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
總親軍不敢從及卽位之始幽冀不庭太原與二鎮接
境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
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校兵
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四年當
紀作寶七月轉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大和二年討
麻元年李同捷時魏博行營將丁志沼潛結滄鎮擅迴戈攻其
帥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卒志沼奔鎮州爲
王庭湊所殺聽遂凱旋以功封涼國公授一子五品官
王庭湊再違朝旨詔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由魏州史憲

誠懼聽見襲衷甲郊迎候吏密白聽乃令兵士匣刃橐
弓休於野外魏人遂安後憲誠欲入覲竭其府庫魏人
怨之殺憲誠衙軍立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
度使將兵北渡魏人不納聽乘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
人遽襲聽不爲備其軍大敗無復部伍晝夜奔走僅而
獲免喪師過半輜車兵仗並皆委棄御史中丞溫造殿
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
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
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二萬虎貔之
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効況陛下授以

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克日先定而聽擁旄觀望按
甲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
肆其姦兇失六郡於垂成固危巢於已覆委貝州而不
守燒劫無遺望淺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吝
苞羞萬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
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
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
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尙在或親當矢石或躬歷
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曾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
罪狀夙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

猶示含宏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
付法上不之罪罷兵柄爲太子少師聽頗賂遺權倖以
爲援居無何復檢校司徒起爲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
相傳不利葺修以至隳壞聽曰帥臣鑿函門而出豈有
拘於巫祝而隳公署邪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大和六年
轉武寧軍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爲徐州將不欲聽至聽
先使親吏慰勞徐人爲蒼頭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辭
用爲太子太保七年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
節度未至鎮鄭注搆其過復除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出
爲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文宗歎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唯聽爲

可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歲十月卒時年六十

一贈司徒聽十領旌節所不至者三鎮涖官苛細好將

迎遺賂故急於聚斂窮極侈欲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

之効吾欲夸而勤之也位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遺德焉能

及此乎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牆屋皆滿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

為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遷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為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

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憲晟第五子晟十子憲愬最仁孝及長好儒術以禮法

修整起家太原府參軍醴泉縣尉于頔鎮襄陽辟為從

事時吳少誠據淮西獨憚頔之威當時咸以憲謀畫致

之元和八年田宏正以魏博奉朝旨辟憲為從事授衛

州刺史遷絳州所至以理行稱絳有幻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

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赦保山為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

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糶河南以錢還糶絳粟入為宗既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

正少卿遷光祿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迴鶻以金

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憲副之使還獻入蕃道

里記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出為洪州刺史江

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嶺南節度使憲雖勲伐之家然

累歷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歷官秩政績流聞性本明

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冤獄活無罪者數百人以能入官

官無敗事士君子多之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憑累歷諸衛大將軍恕太子洗馬並以陰授官累遷至
少府監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湏酒色恣爲豪侈
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迴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迴鶻
所訴文宗怒貶甚爲定州司法參軍

王泌晟之甥雄武善騎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師泌無役
不從朱泚之亂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尙勁泌與兵馬
使李演踰苑牆血戰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爲神策
將吐蕃之寇涇原泌伏卒擊尙結贊幾獲由是深爲吐
蕃所畏晟視泌恩寵與愿愬不殊給與過之晟旣爲張

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泌爲將帥入爲左衛上將軍
元和中原愬兄弟在方鎮泌檢校工部尙書靈州大都
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
河壩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
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泌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
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
今爲恨召還爲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出內
制故號白麻至泌以責罷遂中書進制長慶
三年四月卒

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
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應變誠一

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師之亂
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爲忠義乎對白華之進軍知平
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爲應變乎解
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
亂行希鑒之誅可不爲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
不明無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讒慝之口姦人秉衡石之
權丁瓊之言誠堪太息雖齷齪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
閣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乎賊之功
聽愬居其半父子兄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忌之談
李氏以善勝矣

贊曰桓桓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愬事章
武誅蔡平齊凌煙畫圖父子爲宜

新書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
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劉河南李希烈訶鄭汲晟
無積貫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
者徒以忠義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人長安
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
呼功能存社祗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
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
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
蓋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祿
智畧該涉羣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
安能矻矻爲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沈勇多
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
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吳俶儻善兵法官
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
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吳俶儻善兵法官
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五

列傳全五

馬燧

子暢

燧兄炫

渾瑊

子鎬

鐵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祖珉官
至左玉鈐衛倉曹父季龍嘗舉明孫吳俶儻善兵法官
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時嘗與諸兄讀書乃
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
安能矻矻爲一儒哉燧姿度魁異長六尺二寸沈勇多
智畧該涉羣書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
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
蓋建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拔其根柢祿

山西不能入關則坐而受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
不特決事洩祿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
循語陰伏壯士以弓弦縊殺之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
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寶應中
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署趙城尉是時迴紇大軍還國
恃復東都之功倔强恣睢所過或虜掠廩粟供餼小不
如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
請主郵驛比迴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迴紇乃
授燧旗幟爲識犯令者命燧戮之燧取死囚給廝役小
違令輒殺之迴紇相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抱玉

益奇之燧因說抱玉曰屬者與迴紇言得其情今僕固
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
皆出於懷恩其子瑒佻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
山西以爲亂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
勗誠通謀將取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勗誠固城自
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初迴紇北歸遣其將安恪
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
東都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
餽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詣薛嵩說之嵩乃絕懷恩從
順奏署左武衛兵曹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

判官無幾遷祕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爲節度判官承
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總其戶籍歲一稅之
州人以爲便大厯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後其夏
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
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界中生穰穀人頗賴
之抱玉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奏署隴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吐蕃相
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
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玉入覲與燧俱
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

禦水陸運使大厯十年河陽三城兵亂逐鎮將常休明
以燧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三城使十一年
五月汴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以邀節制
代宗務姑息人因授靈耀汴宋等八州節度留後靈耀
不受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援靈耀
破永平軍將劉洽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
靈耀師次鄭靈耀多張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軍頓
人震燧勸其還兵請爲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汴州忠臣
駭人震行汴南燧引軍行汴北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固靈
耀選銳兵八千號餓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

是時河陽兵冠諸軍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救靈耀破
永平軍將杜如江畧曹州又敗李正己遊軍擊走劉洽
長孫全緒等軍乘勝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
州淮南浙西兵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為奇
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耀知悅敗明日以百騎夜
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
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忠臣入城果專其功因會擊殺
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軍吏請具舟以避
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
其家吾不忍既
而水不為害大庾十四年六月檢校工部尚書太原
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留後尋為節度使太原承前政

鮑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
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為精騎造甲者必令
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
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
其進退坐作之勢建中二年六月朝於京師加檢校兵
部尚書令還太原初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
詐劾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齊
趙同謀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築重城絕其內外
以拒救兵邢州將李洪臨洛將張仵皆堅守不拔昭義

軍告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洛燧軍出嶠口兵未過險乃遣持書喻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遣兵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洛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人於臨洛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明日燧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光堅柵不下萬人假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拔臨洛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

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曰令悅得過當斬爾自良等擊却悅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臨洛田悅悉軍復戰燧以銳兵振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器甲稱是悅收敗兵夜遁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本紀左僕射先戰燧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

燧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青
恒冀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萬人救悅李惟岳亦遣兵
三千赴援悅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於洹水淄青軍其
東恒冀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軍進屯於鄴奏請益
河陽兵詔河陽節度使李芄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遣
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
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鎖絕中流實以土囊以
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
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
抱真與李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
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
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
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
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
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
軍半夜皆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
州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留於後
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
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

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申令無動命前
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爲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
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
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郤河東
軍旣勝諸軍還鬪合擊又大破之迫洹水悅軍走橋橋
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殺大將孫晉卿安
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殆盡死
者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敗卒千餘人走魏州至門州
將李長春閉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納悅悅旣
入殺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兄昂以

洛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遣符璘李瑤將五百騎送
淄青兵還鎮璘瑤因來降燧魏州先引御河入南流燧
令塞其領口河流絕城中益恐悅乃遣許士則侯臧徒
步間行說朱滔王武俊借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
岳傳首京師授武俊恒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
張孝忠已爲易定節度使武俊獨爲防禦使又割趙深
二州爲一鎮以康日知爲觀察使甚爲怨望且素輕孝
忠恥名在下時朱滔討李惟岳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
亦怨望由是滔武俊同謀救悅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
二萬背城而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至於
城下諸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
光將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光亦至懷
光勇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堅請與滔等戰王師不
利悅等決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糧少七月燧與諸軍退
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貝四
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悅朱滔王武俊軍亦至魏縣
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遞相推獎
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
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為天下兵馬

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
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偽稱年號而五盜合縱圖傾社
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毆數
患難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
者云燧若乘田悅洹水之敗併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
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與抱真不和遷延
於擊賊乃致三盜連結至今為梗職燧之由初李抱真
欲殺懷州

刺史楊鉢鉢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其解邢
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迨之捷
軍進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芄救之抱真勒兵不出
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
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留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畧趙
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

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
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為
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
兼隸於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
功燧至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
男彙及大將之子與俱來壁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
彙領兵還鎮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面平易受
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
之東緒以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
多為池沼樹柳以固隄尋兼保寧軍節度使興元元年
正月加檢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
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并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令與

侍中渾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同討河中初李懷光
據河中燧遣使招諭之懷光妹壻要廷珍守晉州衙將
毛朝敷守隰州鄭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
魏縣還鎮雖去偽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日知窘蹙欲
棄趙州燧奏曰可詔武俊與抱真同擊朱滔以深趙隸
武俊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
燧故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且
言因降而授之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上嘉而許之燧
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九
月十五日燧帥步騎三萬次於絳分兵收夏縣畧稷山

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
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
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畧定聞喜
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熒及兵五千
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貞元元年軍次寶鼎
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黠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
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五百匹是歲天下蝗旱物價騰踊
軍乏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
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
示天下慮上爲左右所惑且兵事尙密六月燧乃捨軍

以數百騎朝於京師比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芻糧支
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之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瑊
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
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
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
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
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
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高
奈何棄祖父之勲力背君上爲族滅之計邪從吾非止
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

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
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
因堡降燧廷光東道旣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
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爲王人矣
渾瑊繇是服燧私謂參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
相遠但驚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迨遠矣
八月燧移軍於焦籬堡其夜賊太原堡守將吳罔棄堡
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
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其守兵猶一萬六千
人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吳罔等七人以徇爲懷光脅

虜者皆捨之燧自朝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
平詔書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
官宴賜畢還太原是行也德宗賜燧宸扆台衡二銘序
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
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誠或諷以詠歌煥乎典
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
未能迨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
聊爲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
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旣非工義又非備垂諸後裔良
所惡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禪後代

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歟宸展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
嗜欲交馳利害糾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
情云云目不備覩耳難徧聞覩之聞之矧又非真事失
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
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載爾偽體道崇德
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
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無求備事多總集
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爲鑒我鑒
斯明以天下之心爲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辨理惟精
逆耳拂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姦諛全

度忠貞先人立言爲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
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
畏馭朽爲戒納隍爲志神將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爲家
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
奇伎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
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
將有爲靡不二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
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
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聰黻纁塞耳含宏光大是亦爲美
覆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

守丕圖寇戎薦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
物情仰稽典謨作誠斯言寘於座隅台衡銘曰天列台
星垂象於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爲衡爲鈞
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
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
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
惟陶唐乃聞疇咨仄陋明敷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
伊尹相於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不
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旣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
膺期而昌剋滅羣兇砥平四方惟衛及英啓闢封疆曰

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譽昂昂偉茲衆材爲棟
爲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於時主主
之得失資於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
申甫絕維載張闕袞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
知德亦難周傳說版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
體於至公何鄙何讐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
於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邁茲艱屯夙夜祇慄翊我
戴我實惟勲賢內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
宣長城壓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誠
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

藏鼎彝道冠圖史無俾伊傅克專厥美作鑿勒銘永世
是紀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爲題額其
崇寵如此二年冬吐蕃大將尙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留
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
不繼德宗以燧爲綬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駱元光
邠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燧出師
次石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
遣其大將論頰熟厚禮卑辭申情於燧請和燧頻表論
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太原四月本紀燧與論
頰熟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請許其盟上然之燧旣

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蕃閏五月十五日侍中渾瑊與

蕃相尙結贊盟於平涼爲蕃軍所劫狼狽僅免陷將吏

六十餘員由燧之謬謀也坐是奪兵權吐蕃歸燧之兄

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度河我無種六月以燧守司

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賜妓樂奉朝請而已五年九

月燧與太尉李晟召見於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勲力皆

圖形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燧對於延英初

上以燧足疾不令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敕許不拜

而坐時太尉晟初薨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

今獨見卿不覺悲慟上歔歔久之燧旣退足疾仆於地

上親掖起之送及於陛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骸陳讓
侍中優詔不許貞元十一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先是司
天頻奏熒惑太白犯太微上將間一月而燧薨廢朝四
日詔京兆尹韓臯監護喪事嗣吳王獻爲弔祭贈贈使
冊贈太尉諡曰莊武子彙暢
史臣曰燧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又善誓師將戰親自
號令士無不慷慨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謀得兵勝
冠於一時然力能擒田悅而不取納蕃帥之偽款而保
其必盟平涼之會大臣幾陷關畿搖動此謂才有餘而
心不至議者惜而恨之

暢以父蔭累遷至鴻臚少卿留京師建中三年燧討田
悅於山東時歲旱京師括率商戶人心甚搖鳳翔留鎮
幽州兵多離散入南山爲盜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
封單超俊李誠信冀信等與暢善因飲食聚會言時事
將危暢乃遣家人溫靖與父書具陳利害可班師還鎮
燧怒執靖具奏其狀令兄炫執暢請罪德宗以燧方討
賊不竟其事誅雲端等十一人赦炫就第杖暢三十上
於是罷括率之令燧費貨甲天下燧旣卒暢承舊業屢
爲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楊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
順宗復賜暢初爲彙妻所訴析其產中貴又逼取仍指

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去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卽暢舊第也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尙書當世視暢以厚蓄爲戒有司諡曰縱子繼祖以祖蔭

四歲爲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卒

炫字弱翁燧之仲兄少以儒學聞於時隱居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辟爲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歷侍御史常參謀議光弼甚重之奏授比部刑部郎中田神功鎮汴州奏授節度判官檢校兵部郎中轉連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又出爲閬州刺史入爲大理少卿建中初爲潤州刺史黜陟使柳載以清

白聞徵拜太子右庶子遷左散騎常侍弟燧爲司徒以親比拜刑部侍郎以疾辭改兵部尙書致仕貞元七年卒時年七十九

渾瑊臯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大

俟利發渾阿貪支貞觀中爲臯蘭州刺史曾祖元慶新書

回鶻傳名回貴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爲臯蘭都督大壽開元初

歷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從朔方軍積戰功於邊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

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於靈武新書回鶻傳爲僕固懷恩所殺誤

年四十九瑊本名曰進年十餘歲卽善騎射隨父戰伐

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破賀魯部下石堡城收龍駒島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順遣城提偏師深入葛祿部經狐媚磧畧特羅斯山大破阿布思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郎將安祿山構逆瑊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將有李立節者素稱驍勇與瑊格鬪臨陣斬之遷右驍衛將軍既而肅宗卽位於靈武瑊統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瑊擊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慶緒破賊於新鄉改檢校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

戶及懷恩謀亂令子瑒與瑊率軍圍榆次朔方將殺瑒瑊率所部歸郭子儀會瑊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為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史中丞軍還盛秋於邠會吐蕃大人寇至奉天瑊拒戰於漠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瑊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令瑊先率兵至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秋歲餘加兼御史大夫大厯七年吐蕃大寇邊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菩原

城引眾据險設槍壘自營過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

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於虜奈何城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每年常戍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領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城擊卻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城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迴紇侵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為邊患以城為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馬使率兵犄角逐之虜騎引退其年八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十四年郭子儀拜太尉號尚父分所管內別置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充振武軍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綬銀麟勝等軍州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使事管內支度營田等使其年復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領子儀舊管徵城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兼左街使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為城書與希烈交通城奏其狀上特保證之仍賜城馬一匹并鞍轡錦綵二百匹時以普王為荆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烈大開幕府以城檢校戶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中軍都虞候會涇師亂德宗幸奉天後三日城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為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居數日邠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統兵三千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朱泚會諜

報泚已出兵帝遽令追遊瓌兵纔至奉天賊軍果至遊
瓌等戰於城東王師不利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
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令
推車塞門焚之以外禦乘火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
合賊大修攻具以僧法堅爲匠師毀佛寺房宇以爲梯
櫓是月賊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不絕城
隨機應敵僅能自固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鹽州
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
議其所向宰相盧杞白志貞以漠谷路爲便城曰漠谷
險隘必爲賊所邀不若取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便取

城東北雞子堆下營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
必不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卽
出兵應接若取乾陵路恐驚陵寢城曰今朱泚圍城斬
伐柏城以夜繼晝驚動已多今城中危急佇望救軍唯
希全等率先赴難安危是賴所繫非輕制置不宜差跌
但令希全等於雞子堆下營固守善地賊泚可以計破
也盧杞等曰陛下以順討逆不可自驚陵寢白志貞從
而贊之上從杞議希全等進至漠谷果爲賊軍邀擊奪
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殺傷頗甚城中出
兵應援亦爲賊挫銳而退希全等各歸還本鎮賊攻城

逾急壕塹環之旬日復偏攻東北角矢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衆重圍救絕芻粟俱盡城中伺賊休息輒遣人城外捃拾樵採以進御人心危蹙上與賊對泣賊泚北據乾陵下瞰城內身衣黃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闔官宴賜拜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爲破在漏刻之頃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庶責以不識天命十五日賊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鄣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

相顧失色上召瑊勉諭之令齋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卽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仍謂瑊曰朕便與卿別更不用對來縱有急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奏瑊俯伏嗚咽上亦悲慟不自勝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日卽令爇火次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

久寒餒又少甲冑城但感激誠厲之以飢弱之衆當劇
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
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
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
自拔之血流霑沫格鬪不已初不言創痛以激士心是
日上先授城二子官餘授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橋周
以重鐵方就而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自魏縣行營赴難
先遣兵馬使張韶入奏事韶既至奉天與賊填塹者相
雜臨城忽大呼謂城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
領大軍至矣卽繩引而登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

衆不之測乃令昇韶巡於城上翼日懷光大軍次醴泉
是夜賊解圍而去興元元年正月以城爲行在都知兵
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戶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
叛逆二賊連結寇盜縱橫城分布諸軍以爲翼衛纔入
谷口而懷光追騎遽至城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
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
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使仍充朔方邠
寧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
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戮
多難往欽哉城頓首曰敢不畢
力以對揚天子休命是月賊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

歸朝等拒我師於武功城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城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城亦與韓遊瓌戴休顏西面諸軍會合晟破賊之日城亦進收咸陽進屯延秋門尋聞朱泚姚令言奔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衆離潰相率來降選勁騎三千急追泚至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六月加城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戶城八百戶韓遊瓌戴休顏四百戶駱元光尙可孤五百戶七月德宗還宮以城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內諸軍行

營兵馬副元帥由樓煩郡王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城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宰臣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檢校司空與一子五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郊昊天上帝城入朝陪祀畢還鎮河中三年吐蕃人寇至鳳翔爲李晟邀擊之又襲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尙結贊入寇陷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遜禮告馬燧請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

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謂翰曰清水之會同盟人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盟翰約盟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曰清水非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乃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觀杜希全預盟欲執之徑犯京師詔報之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又

已改官今遣侍中渾瑊充盟會使五月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盟會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瑊閏月十五日瑊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瑊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壇所爲蕃軍所執結贊又謂瑊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冠劍珮瑊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

馳追騎雲合流矢雨集而不傷會城將辛榮以數百人
據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城僅得免辛榮兵盡矢窮
力屈而降宋鳳朝城判官鄭弇為追兵所殺崔漢衡中
官俱文珍劉延李朝清漢衡判官鄭叔矩城判官路泌
袁同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李至言樂
演明范澄馬弇等六十餘人皆陷於賊尙結贊至原州
列坐帳中召陷蕃將吏讓之因怒城曰武功之捷吐蕃
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竟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同
怨本劫是盟志在擒城吾已為金枷待城將獻贊普既
已失之虛致君等何為乃放俱文珍馬寧馬弇歸朝七

月城自奉天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後見俄而吐蕃

入寇京畿城鎮奉天十月還河中四年虜入涇邠七月加邠

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諸使

副元帥如故十五年十二月二日薨於鎮年十六廢朝五

日羣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諡曰忠武賻絹布四千

疋米粟三千碩及喪車將至又為廢朝應緣喪事所司

準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百疋城忠勤謹

慎功高不伐城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在蕃方

歲時貢奉必躬親閱視每有頒錫雖居遠地如在上前

位極將相無忘謙抑物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

桀驚則姑息之唯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治蒲十六年故深為德宗委信猜間不能入君子多之子鍊鎬

鎬城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遊歷延唐新書二州

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及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震擾不安李

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為刺史乃任鎬延州諸道出師討王承宗屬義武軍

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藉父威名足以鎮定乃

以鎬檢校右散騎常侍充義武軍節度副使九月六日

加檢校工部尚書代迪簡為節度使鎬治兵練卒頗有

威望然不能觀釁養銳以期必勝鎮定相去九十里元

和十一年冬鎬率全帥壓賊境而軍距賊壘三十里鎬

謀慮不周但耀兵鋒無所控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

焚燒驅掠亦會中督戰人鎬怒進攻賊壘交鋒而敗師徒殆喪

其半餘眾還定州亂不可遏朝廷乃除陳楚代之楚聞

亂馳入定州鎬為亂兵所劫以至裸露楚既整戢於亂

兵處率斂衣服還鎬方得歸朝坐貶韶州刺史後代州

刺史韓重華奏收得鎬供軍錢絹十餘萬貫匹再貶循

州刺史歲餘卒贈工部尚書

鐵城第三子以父蔭起家為諸衛參軍歷諸衛將軍元

和初出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坐贓貶袁州司戶新書

文宗思咸寧之勲比例從輕五年徵為袁王傅復賜金

紫官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鐵匿賈餗為百騎所捕遷
苦辨乃免然家為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
殿中監開成初宰相擬壽州刺史文宗曰鐵勲臣子弟
豈可委於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與之邑今我念其先
人之功與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鐵常歷名郡有政能乃
從之三年入為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街事歷諸衛大將
軍卒

史臣曰馬司徒之方畧渾成寧之忠蓋各奮節義為時
名臣然元城之師失策於田悅平涼之會幾陷於吐蕃
此亦術有所不至也緬思建中之亂四海波騰賊泚竊
發之辰宗祀不絕如綫苟非忠臣致命化危為安則李

氏之宗社傾矣

贊曰北平之勲排難解紛咸寧蹈義感慨匡君再隆基
構克殄昏氛迴天捧日實賴將軍

新書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
親令於衆無不感慨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
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
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
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以
罪廢功燧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為恭
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
則燧城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五

渾城

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六

列傳八十六

盧杞

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

韓晙

陳

諫

程异

皇甫鏞

柳泌

鏞弟鏞

鏞弟鏞

鏞弟鏞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奔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洛城為安祿山所陷奔守司而遇害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辟為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病免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

御史膳部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至荆南謁節度使衛
伯玉伯玉不悅杞移病歸京師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
部二郎中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
食人以為能嗣懷慎之清節亦未識其心頗有口辨出
爲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
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
帝曰守虢而憂他州宰相材也建中初徵爲御史中丞
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
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于儀
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
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卽吾族無類
矣及居糾彈顧問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居相位忌能妬賢迎
吹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
楊炎以杞陋貌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爲杞所譖逐
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
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惡顏真卿
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
炎有隙杞乃擢郢爲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旣貶死心又
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鎰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
之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
行帝不可卽薦鎰守鳳翔會朱滔朱泚弟兄不睦
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玉旣貶

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疑送投水而卒杞因

奏曰恐朱泚疑為詔旨請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為稟

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鎰善每伺杞晝眠輒詣鎰杞

知之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鎰

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

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郢獄

未具而奏殺詹貶郢為驩州新書費州舊書本刺史鎰尋

罷相出鎮鳳翔李洎以徐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誤其陰

禍賊物如此李揆舊德慮德宗復用乃遣使西蕃天下

無不扼腕痛憤然無敢言者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

承恩顧為杞媒孽貶蘇州刺史初上即位擢崔祐甫為

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宏上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海內

想望貞觀之理及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初李

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而希烈叛盡據淮右襄鄧之

郡邑恒州李實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遂與田悅締結

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支使杜佑計諸

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

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

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賈等

謀行括率以為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十萬貫者留萬

貫爲業有餘官借以給軍莫得五百萬貫上許之約以
罷兵後以公錢還敕既下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
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卽行榜箠人
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都計
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以儻櫃納質積
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長安爲之
罷市百姓相率千萬衆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
後無以遏卽疾驅而歸計儻質與商借纔二百萬貫德
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須共饋明年
六月趙贊又請稅間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爲一間分爲

三等上等每間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筆
執籌人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
十貫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
益加算爲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市主
人牙子各結印紙有人買賣隨自署記翼日合算之有
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自首其有私簿
投狀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於其
家法旣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
得半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及十月涇師犯闕亂兵
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儻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是

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天之奔播職杞之由故

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讐德宗在奉天為朱泚攻圍

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
漠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乘不如此道乾陵北踰
雞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
杞議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魏縣

赴難或謂王翊趙贊曰懷光累歎憤以為宰相謀議乖
方度支賦歛煩重京尹刻薄軍糧乘輿播遷三臣之罪

也今懷光勲業崇重聖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
言入豈不殆哉翊贊白於杞杞大駭懼從容奏曰懷光

勲業宗社是賴臣聞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
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其朝覲則必賜宴賜宴則留連

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乘勝

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眾

屯便橋剋期齊進懷光大怒遂謀異志

懷光自以千里
勤難有大功為
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
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皆指曰杞德宗方悟

為杞所構物議喧騰歸咎於杞乃貶為新州司馬白志

貞恩州司馬趙贊播州司馬遇赦移吉州長史在貶所

謂人曰吾必再人用是日上果用杞為饒州刺史給事

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

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歛唾立至青

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背德反亂天常播越鑿

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更授大郡恐天下失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詔下袁高執奏曰盧杞爲政極恣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矯儉簡內藏姦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序惡直醜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踰月不敢奏聞百僚惴惴常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覺悟出棄遐荒制曰忠讜壅於上聞朝野

爲之側目由是忠良激勸內外歡欣今復用爲饒州刺史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疏奏不答諫官又論曰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由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冀迴宸睠用快羣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衆望永棄姦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合陳狂瞽給事中袁高堅執不

下乃改授澧州別駕翼曰延英上謂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對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衆人論杞姦邪朕何不知勉曰盧杞姦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騎常侍李泌復對上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之不迨也德宗大悅慰勉之杞尋卒於澧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於時進士擢第授崇文館校書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恩拜左拾遺再遷左司員外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以課最高徵爲吏部郎中遷給事中改刑部侍郎自兵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復爲兵部侍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潔貞方綽繼門風歷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爲累人士歸美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恪動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參決代宗素知之光弼薨後用爲司農少卿遷太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引爲腹心遂用爲神策

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善伺候
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爲京
城召募使時尚父子儀瑁端王傅吳仲孺家財巨萬以
國家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
軍德宗嘉之超授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節度觀察團
練等使并嘗爲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
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自是京
師人心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軍應
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
其闕其人皆在市廛及涇師犯闕詔志貞以神策軍拒

賊無人至者上無以禦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以龍武
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以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
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罪乃與盧杞同沮懷光入朝衆
議喧沸言致播遷盧杞志貞之罪也故與杞同貶遇赦
量移闡州別駕貞元二年遷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及諫
官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罪均未宜叙用固執不許
凡旬日方下其詔三年遷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
觀察使是年六月卒

裴延齡河東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齡乾元末爲汜水縣
尉遇東都陷賊因寓居鄂州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

遺自號小裴後華州刺史董晉辟爲防禦判官黜陟使
薦其能調授太常博士盧杞爲相擢爲膳部員外郎集
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
延齡知度支東都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
齡不待詔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延賞惡其輕率出
爲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辨是非攻訐叔則之短
時李泌爲相厚於叔則中丞竇參恃恩寵惡泌而佑延
齡叔則坐貶爲永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竇參尋作相
用爲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
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殖貨之務乃多設鉤距召

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

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有一庫差舛散失莫

可知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贖等庫及季

庫月庫納諸色錢物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

萬緡爲季庫帛以素上皆從之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

出以色入者爲月庫聽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

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奏請

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

贄趙憬議以爲若市送百萬圍草卽一府百姓自冬歷

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

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時要卽支用京西有
汚池卑濕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云
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卽須牧放臣近尋訪知
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
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廐中無別上初信之言於宰
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閱視事皆虛妄延齡旣慙
且怒又誣奏李充爲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敕令
折填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上
曰若爲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
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闕自兵興已來戶口減

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司
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實帑藏後因對事上
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楸以年多之故似有損
蠹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楸事至輕況陛下
自有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
是經義證據愚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問臣唯臣知
之準禮經天下賦稅當爲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
客一分充君之庖厨乾豆者供宗廟也今陛下奉宗廟
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如鴻臚
禮賓諸國蕃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羸羨

甚多況陛下御膳宮厨皆極簡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
俸料殮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者之餘其數尚
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況一楸
上曰經義如此人總不曾言之領之而已又因計料造
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
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
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於嵐勝州採市如
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
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卽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
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時陸贄秉政上素所禮重每

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爲排擯待
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
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
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
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盈餘之財稍宏心
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
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辨皆
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補夫匠
迫脅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
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

幽囚聚詛連郡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訐而言之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傷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

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旨並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其妄欺不加按問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慙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

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則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
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
物暴法以刻削私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務崇
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
懼思姦威旣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
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
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
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
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
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
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
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怨於下也且陛
下初膺寶祿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權筭侵剝
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毗
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
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而暴令驅之以至於是
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則

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
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乘所屯窘如涸
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
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
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
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
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
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
風颭冒霜雪踰四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
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邪唯以不厚其身不藏

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其其有無乃能使人捐
軀命而扞寇讐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
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
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路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
於行宮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
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
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乎旋屬蝨賊內興翠華
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
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貴以蓄
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

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辭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

回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民立可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剋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樗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

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延齡之言多順
聖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
斷若然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其於改過勿吝去
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自默浸以成風獎之使
言猶懼不旣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
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兇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
迨輿臺賤品喧喧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
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鑿人間
情僞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
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沈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

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
上違歡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
知唯以誠直綢繆帷屐一紀於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
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危覩陛下致興復之
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燬室而
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請雖已
頻煩天聽尙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
語煩意懇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於陛下慮患
之計則忠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
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

待延齡益厚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
李銛以事相關皆證延齡矯妄德宗罷陸贄知政事爲
太子賓客滂充銛悉罷職左遷十一年春暮上數畋於
苑中時久旱人情憂惴延齡遽上疏曰陸贄李充等失
權心懷怨望今專大言於衆曰天下炎旱人庶流亡度
支多闕欠諸軍糧草以激怒羣情後數日上又幸苑中
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厩馬芻草上思延齡言卽時
迴駕下詔斥逐贄充滂銛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
害在朝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切諫事遂
且止贄充等雖已貶黜延齡憾之未已乃掩捕李充腹

心吏張忠捶掠楚痛令爲之辭云前後隱沒官錢五十
餘萬貫米麥稱是其錢物多結託權勢充妻常於犢車
中將金寶繒帛遺陸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抑
之辭具於款占忠妻母於光順門投匭訴寃詔御史臺
推問一宿得其實狀事皆虛乃釋忠延齡又奏京兆府
妄破用錢穀請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嘗爲
陸贄所黜故也及元翰勾覆錢穀又無交涉賴刑部侍郎奚陟辨
治充得不寃延齡旣銳意以苛刻剝下附上爲功每奏對際
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
之所未嘗聞德宗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

訪聞外事故斷意用之延齡恃之謂必得宰相尤好慢罵毀詆朝臣班行爲之側目及卧病載度支官物置於私家亦無敢言者貞元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九延齡死中外相賀唯德宗悼惜不已冊贈太子少保新書太傅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諡曰繆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 六代祖範西魏西陽太守後周封郿城公渠牟少慧悟涉覽經史工爲詩李白異初爲道士復爲僧興元中韓滉鎮浙西奏授試祕書郎累轉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

參成沙門譚延等十二人講論儒道釋三教渠牟枝詞遊說捷口水注上謂其講釋有素聽之意動數日轉祕書郎奏詩七十韻旬日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不有之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日矣歲終遷右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職之臣晝漏率下二三刻爲常渠牟奏事率漏下五六刻上笑語款狎往往外聞渠牟形神佻躁無士君子器志向不根道德衆雅知不能以正道開悟上意陸贄免相後上躬親庶政不復委成宰相廟堂備員行文書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選擇然居深宮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

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洎渠牟皆權傾相府延齡李實姦欺多端甚傷國體紹無所發明而渠牟名素輕頗張恩勢以招趨嚮者門庭填委茅山處士崔芊徵至闕下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為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渠牟延薦之上既偏有所聽浮薄率背本街進不復藏器蘊德皆奔馳請謁刃蹄甘辭以附渠牟居無何遷太府卿賜金紫又轉太常卿貞元十七年卒時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仍諡曰忠

李齊運者蔣王暉之孫也解褐寧王府東閣祭酒七遷至監察御史江淮都統李峘辟為幕府累轉工部郎中

為長安縣令職事修理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為卑行而不禮訟者瀚

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歷京兆少尹陝府長史建中末改河中

尹晉絳慈隰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倍道北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犒設軍人皆

悅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而走除

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賊據京城李晟軍東渭橋齊

運擾攘之中徵募工役版築城壘飛芻輓粟以應晟收

復之際頗有力焉萬年丞源遠不事齊運怒粹辱之死於庭遠家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窮

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於帝言為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論諫官御史後母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

直遂貞元中蝗旱方熾齊運無政術乃以韓洄代之改

宗正卿兼御史大夫閑厩宮苑使改檢校禮部尚書兼殿中監尋正拜禮部尚書兼殿中監使如故其後十餘歲宰臣內殿對後齊運常次進貢其計慮以決羣議齊運無學術不知大體但甘言取信而已薦李錡為浙西觀察使受賂數十萬計舉李詞為湖州刺史既而邑人告其贓犯上以齊運故不問而遣之齊運被疾歲餘不能朝請朝廷除授往往降中人就宅咨決末以妾衛氏為正室身為禮部尚書冕服以行其禮人士嗤訕貞元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者道王元慶元孫以蔭入仕六轉至潭州司馬洪

州節度使嗣曹王臯辟為判官遷蘄州刺史臯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用為節度判官檢校太子賓客員外郎臯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詣京師用為司農少卿加檢校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十九年為京兆尹卿及兼官如故尋封嗣道王自為京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人皆側目二十年春夏旱關中大歉實為政猛暴方務聚斂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奏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

作語爲秦民艱苦之狀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
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凡如此語
有數十篇實聞之怒言輔端誹謗國政德宗遽令決殺
當時言者曰瞽誦箴諫取其詼諧以託諷諫優伶舊事
也設謗木採芻蕘本欲達下情存諷議輔端不可加罪
德宗亦深悔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故事府官避臺官
實常遇侍御史王播於道實不肯避導從如常播詰其
從者實怒奏播爲三原令謝之日庭詬之陵轍公卿百
執事隨其喜怒誣奏遷逐者相繼朝士畏而惡之又誣
奏萬年令李衆貶虔州司馬奏虞部員外郎房啓代衆

升黜如其意怙勢之色瞽然在眉睫間故事吏部將奏
科目奧密朝官不通書問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
以勢恐之前歲權德輿爲禮部侍郎實託私薦士不能
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
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二十一
年有詔蠲畿內逋租實違詔徵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
笞罰剝割培歛聚錢三十新書萬貫胥吏或犯者卽按
之有乞丐絲髮固死無者且曰死亦不屈亦杖殺之京
師貴賤同苦其暴虐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
十數遂議逐之乃貶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投

其首實知之由月營門自苑西出人人相賀後遇赦量移虢州在道卒

韋執誼者京兆人父浼官卑執誼幼聰俊有才進士擢第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年纔二十餘德宗尤寵異相與唱和歌詩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出入禁中畧備顧問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爲畫像贊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俄丁母憂服闋起爲南宮郎德宗時召入禁中初貞元十九年補闕張

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等以嘗同官相善以正一得召見偕往賀之或告執誼曰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執誼信然之因召對奏曰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德宗令金吾伺之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人當時莫測其由及順宗卽位久疾不任朝政王叔文用事乃用執誼爲宰相乃自朝議郎吏部郎中騎都尉賜緋魚袋授尚書左丞同平章事仍賜金紫叔文欲專國政故令執誼爲宰相於外已自專於內執誼旣爲叔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於公議時時立異密令人謝叔

文曰不敢負約爲異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執誼旣因之得位亦欲矛盾掩其迹及憲宗受內禪王伾王叔文徒黨並逐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黃裳之壻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奄無氣聞人足聲初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爲郎官時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爲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叔文之貶果往崖州卒於貶所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

德宗令直東宮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諸生稱贊其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情則安能自解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每對太子言則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晷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藩

鎮侯伯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德宗崩已宣遺詔時上寢疾久不復關庶政深居施簾帷闔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銀臺門居於翰林爲學士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爲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構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晔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倜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爲國大本將可以盈縮兵賦可操柄市士叔文初入

翰林自蘇州司功爲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以杜佑領使其實成於叔文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爲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人翰林竟削內職叔文始入內廷陰構密命機形不見因騰口善惡進退之人未窺其本信爲竒才及司兩使利柄齒於外朝愚智同曰城狐山鬼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晝出路馳無能必矣叔文在省署不復舉其職事引其黨與竊語謀奪內官兵柄乃以故將范

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韓泰副之初中人尚
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
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希
朝韓泰已至奉天諸將不至乃還無幾叔文母死匿不發
前一日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宴諸學士及內官李忠
言俱文珍劉光奇等袖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中
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
飲叔文白諸人曰叔文母疾病比來盡心戮力爲國家
事不避好惡難易者欲以報聖人之重知也若一去此
職百謗斯至誰肯助叔文一言者望諸君開懷見察又
曰羊士諤非毀叔文欲杖殺之而韋執誼儒而不遂叔

文生平不識劉闢乃以韋臯意求領三川闢排門相干
欲執叔文手豈非凶人邪叔文已令埽木場將斬之韋
執誼苦執不可每念失此兩賊令人不快又自陳判度
支已來興利除害以爲已功俱文珍隨語折之叔文無
以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明日乃發
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
者聞者叔文未欲立皇太子順宗既久疾未平羣臣中
外請立太子旣而詔下立廣陵王爲太子天下皆悅叔
文獨有憂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
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歛歔
泣下人皆竊笑之皇太子監國貶爲渝州司戶明年誅

之

王伾杭州人始為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即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伾闖茸不如叔文唯招賄賂無大志貌寢陋吳語素為太子之所褻狎叔文頗任氣自許粗知書好言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間叔文入止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然各有所主伾主徃來傳受王叔文主決斷韋執誼為文誥劉禹錫陳諫韓畢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謀議唱和採聽外事而伾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車馬填湊而伾門尤盛珍玩賂

遺歲時不絕室中為無門大櫃唯開一竅足以受物以

藏金寶其妻或寢臥於上

叔文既居喪伾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為宰相且總北

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與歸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儉

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居喪於東都呂溫使吐蕃留半歲叔文敗方歸陸質為皇太子侍讀尋卒伾叔文既逐詔貶其黨韓畢饒州司馬韓泰虔州司馬陳諫台州司馬柳宗元永州司馬劉禹錫朗州司馬凌準連州司馬程昇郴州司馬韋執誼崖州司馬韓畢宰相滉之族子有俊才依附韋執誼累遷司封郎中叔文敗貶池州刺

史尋改饒州司馬量移汀州刺史又轉永州卒陳諫至

叔文敗已出為河中小尹自台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

轉通州

新書

卒

諫性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

凌準

字宗

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侍御史召入王叔

文與準有舊引用為翰林學士轉員外郎坐叔文貶連

州準有史學尚古文撰邠志二卷韓泰

字安平

貞元中累

遷至戶部郎中王叔文用為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

軍司馬泰最有籌畫能決陰事深為伍叔文之所重坐

貶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遷郴州

終湖州刺史

柳宗元

劉禹錫自有傳

程昇

字師舉

京兆長安人嘗侍父疾鄉里以孝悌稱明經

及第釋褐揚州海陵主簿登開元禮科授華州鄭縣尉

精於吏職剖判無滯杜確刺同州帥河中皆從為賓佐

貞元末擢授監察御史遷虞部員外郎充鹽鐵轉運揚

子院留後時王叔文用事由徑放利者皆附之昇亦被

引用叔文敗坐貶岳州刺史改郴州司馬元和初鹽鐵

使李巽薦昇曉達錢穀請棄瑕錄用擢為侍御史復為

揚子留後累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昇自

悔前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弊多所鏷革入為太府

少卿太卿轉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充鹽鐵轉運副使時

淮西用兵國用不足異使江表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至則不剝下不沒財經費以羸人頗便之由是專領鹽鐵轉運使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九月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異起錢穀吏一旦位冠百僚人情大爲不可異自知叨據以謙遜自牧月餘日不敢知印秉筆異知西北邊軍政不理建議置巡邊使上問誰可使者異請自行議未決無疾而卒元和十四年四月也贈左僕射諡曰恭異性廉約歿官第家無餘財人士多之

皇甫鏞安定朝那人祖鄰幾汝州刺史父愉常州刺史

鏞貞元初登進士第登賢良文學制科授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喪坐居喪時薄遊除詹事府司直轉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鈐制姦吏改吏部郎中三遷司農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判度支俄拜戶部侍郎時方討淮西切於饋運鏞勾剝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加兼御史大夫十三年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鏞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旣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無識亦相嗤誚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度上疏乞罷知政事因論之曰臣一昨於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

遂愚衷竊以上古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由元首亦在
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臯夔紀太宗元宗之
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
天下者況今天下異於十年已前方驅駕文武廓清寇
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繫於朝廷朝
廷輕重在於宰相如臣駑鈍夙夜戰兢常以爲上有聖
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
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由臣輩不稱所
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輔弼責之化成
而乃忽取微人列於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次

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
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
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叡哲文明唯
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
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況皇甫鏞自掌
度支專事割剝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北京西城鎮
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
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勸誠或爲奏論庶事之中
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成錢其實只與
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直

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俱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
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俱容努
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
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
告訴之憂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罷兵之後經
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惟狡詐言不
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
極程昇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之煩劇或亦得力
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實亦非宜如皇甫鏞天下
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股肱列在台鼎切恐不

可伏惟圖之伏聞李脩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
且與亦得臣知一言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甘心獲
戾今者臣若不退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旣未
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臣自無惜惜陛下今
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咸寧承宗斂手削地程權
束身赴闕韓宏與疾討賊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祇
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旣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
何忍欲自破除使億萬之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
君子皆欲慟哭況陛下任臣之意豈比常人臣事陛下
之心敢同衆士所以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

領受責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
陛下實有所傷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
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昇鑄探知上旨
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
爲明黨竟不省覽鑄知公議不可益以巧媚自固奏減
內外官俸錢以贍國用敕下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其
事方罷時內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例皆陳朽鑄盡
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縠繒絲觸風斷裂隨手散壞
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裴度奏事因言邊軍焚賜之意
鑄因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內庫出者臣以俸錢二千買

之堅韌可以久服所言不可用皆詐也帝以爲然由是
鑄益無忌憚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鑄心嫉之與宰相
李逢吉合勢擠度出鎮太原崔羣有公望爲搢
紳所重屢言時政之弊鑄惡之因議憲宗尊號乃奏曰
昨羣臣議上徽號崔羣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宗怒黜
羣爲湖南觀察使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又與金吾將軍李道
古叶爲姦謀薦引方士柳泌僧大通言可致長生中尉
吐突承璀恩寵莫二鑄厚賂結其歡心故及相位穆宗
在東宮備聞鑄之姦邪及居諒闇聽政之日詔皇甫鑄
器本凡近性惟險狹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朝倫

而素乖公望自掌邦計屬當軍興以剝下爲徇公旣鼓衆怒以矯迹爲孤立用塞人言洎塵台司益蠹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近咸知朝野同怨而又恣求方士上惑先朝潛通姦人罪在難捨合加竄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尙存寬典

集羣臣於月華門
貶縛崖州司戶參

軍又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便奔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旣延禍覺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宜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柳泌本曰楊仁力

新書
仁書

少習醫術言多誕妄李道古姦回巧宦與泌密謀求進言之於皇甫鎛因徵入禁中白云能致靈藥言天台山多靈草羣仙所會臣常知之而力不能致願爲天台長史因以求之起徒步爲台州刺史仍賜金紫諫官論奏曰列聖亦有好方士者亦與官號未嘗令賦政臨民憲宗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長年臣子於君父何愛焉由是莫敢有言者裴潏以極言被黜泌到天台驅役吏民於山谷間聲言採藥鞭笞躁急歲餘一無所得懼詐發獲罪舉家入山谷浙東觀察使追捕送於京師鎛與李道古懇保證之必能致靈藥乃待詔翰林院憲宗服

泌藥日益煩躁喜怒不常內官懼非罪見戮遂爲弑逆
大通自云壽一百五十歲久得藥力又有田佐元者鳳
翔號人自言有奇術能變瓦礫爲金白衣授號縣令初
柳泌繫京兆府獄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虛矯泌曰吾本
無此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壽四百歲府吏防虞周密
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異但灸灼之癍痕淡身
而已縛卒於貶所縛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
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
縛弟鏞字蘇卿端士也亦進士擢第累歷宣歙鳳翔使府
從事人爲殿中侍御史轉比部員外郎河南縣令都官
郎中河南少尹時縛爲宰相領度支恩寵殊異鏞惡其

太盛每弟兄讌語卽極言之縛頗不悅乃求爲分司除
右庶子及縛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不之罪徵
爲國子祭酒改太子賓客祕書監開成初除太子少保
分司卒年四十九鏞能文尤工詩什樂道自怡不屑世
務當時名士皆與之交有集十八卷著性言十四篇
史臣曰姦邪害正自古有之如矯誕無忌妬賢傷善未
有如延齡皇甫之甚也臣每讀陸丞相論延齡疏未嘗
不泣下霑衿其守正効忠爲宗社大計非端士益友安
能感激犯難如此異哉德宗之爲人主也忠良不用讒
慝是崇乃至身播國屯幾將覆滅尚獨保延齡之是不

悟盧杞之非悲夫執誼叔文乘時多僻而欲幹運六合
斟酌萬幾劉柳諸生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章武雄
材睿斷翦削厲階泊逐羣度而相异縛蓋季年之妖惑
也夫何言哉

贊曰貞元之風好佞惡忠齡縛害善爲國蠹蟲裴陸獻
替嫉惡如風天聽匪謐吾道斯窮

新書贊曰裴延齡引經義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
倚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
君臣同沈沈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鏘以聚
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
任哉中興之不
終有爲而然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六

文政壬申

